

忘却不了那夏日之事

下竹 千代子

●战时中的生活

1921年，我生于广岛县山县郡殿贺村(后来的加计町、现在的安芸太田町)。

1940、41年左右，就离开父母寄宿于在筒贺村(现在的安芸太田町)传授礼仪规矩的知名严师家学习茶道、花道和其他礼仪规矩。这个学习为我后来的人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。几年后，那位老师去世后，筒贺村的教育长请我去教课，我可从村里领到讲师费，得到收入来源。

后来，认识了殿贺村村长的侄子河本久，1944年5月，我们结婚了。因为我父亲在殿贺村的村公所工作，这是一种缘份吧。婚后，我和丈夫、还有他的双亲(公公：龟三郎、婆婆：Sekiyō)一家四口人住在广岛市比治山本町的鹤见桥附近。丈夫以前是经营钟表店的。但听说在同一条街里不需要几家同行的商店，所以他出去工作了。当时战局紧张，每家都不会有两个家庭主妇留在家里，妇女也得出去工作。我是从结婚第二个月起就在公公工作的霞町的陆军兵工厂工作。

●原子弹投炸前

我婆婆的故乡也是殿贺村。婆婆打算8月3日去殿贺村。可是当天早晨她突然改变主意告诉我说：“你先去。我盂兰盆时节的10日左右去。”于是，我决定8月3日至5日回殿贺村的娘家。当我过鹤见桥时，婆婆赶过来，拿着一把较好的太阳伞，她说放在广岛的话，空袭一来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，让我拿回娘家。并跟我说：“向你父亲母亲问好。要按时(5日)回来啊。”结果，这却成了我听到的婆婆的最后一句话。可是，那是并没想到那会是最后的一句话。回到娘家想多住几天，好好休息休息的这种心情是人之常情的，但我已决定乘5日晚上的末班车回广岛。可当我要回去时，去不让上车，只好再回到娘家了。父亲知道我没有回去，就严厉地说我：“你要守约，不然就对不起河本家的父母亲。”父亲马上给河本家打了电报说明天一定会让千代子回去。

●8月6日至8月9日

第二天(8月6日)，因为已经过了说好要回去的日子，本来想一大早出发的，可那天也是慢腾腾的才出发。如果那天一大早就出发的话，就差点儿遭原子弹投炸了。到了8时15分，感到好像有一道闪光，随后听见一阵惊天动地般的响声。接着吹来许多印有“广岛市”字样的烧焦的碎纸片。我想这可能是广岛发生什么事了。没过多久真的传来广岛发生了大事的消息。我想马上回广岛，可是，听说那已不是小孩儿妇女可走的路。于是，父亲就先走去广岛市内看情况。他首先去了我们住的比治山本町的家一看，全都烧光了。在废墟里有个写着“在兵工厂宿舍”的牌子，父亲就去了那儿，见到了我丈夫和公公婆婆他们。但是，婆婆严重烧伤痛苦不堪，已经是奄奄一息。父亲确认了我丈夫和公婆的情况后，就去东白岛町看我叔叔的情况。叔叔的家已全倒，他们去已斐那边避难了。因动员学生劳

动而去从事拆楼房作业的堂妹遇难死亡。

父亲四处奔跑后回到了殿贺村。当我从父亲那儿知道丈夫他们在兵工厂后，8月8日早上坐汽车转火车(可部线)进入了广岛市内。途中在可部站前的广场躺着许多眼看就要咽气的伤员。枕边只放着一瓶罐头。来找家属的人探头寻找呼喊者名字，却没人能有力气回答。看到眼前如此多的伤员，我万分担心广岛的家人。

火车在三泷一带停下来，让乘客下车了。我扛着从娘家带回来的咸梅、大米等食物，从三泷站向兵工厂宿舍走去。可是，四处一片废墟，不知往哪儿走好，以前把它作为标志的楼房也没了，走走停停。看见火燃烧着，以为有人，走近去想问问路，结果那只是在火化尸体的火而已。不管是桥上也好，还是路边、田里到处都在烧着。目睹火化尸体的光景，自己也没有任何的感觉，连臭味儿也不会感觉得到。我想那时的感觉已是麻木了。

9日深夜3时，好不容易走到了兵工厂宿舍。婆婆已经死亡。但因为才刚去世几个小时，遗体还在。原子弹投下来时，婆婆正好去田里干活，全身烧伤，下巴、胸部都烧扁，一具惨不忍睹的身体。听公公说：听不见婆婆一直在呻吟的声音，就拿着蜡烛走近一看，原来已经咽气了。第二天，公公做了个木箱，把婆婆放进去，在芋头田里火化了。

●丈夫之死

我丈夫当时在家里，完全没烧伤，表面上也没什么受伤。他听见在田里干活的母亲的惨叫声，就急忙出去救母亲了。

8月15日早晨5时，我醒来时，丈夫说：“不用那么早起来吧。”可是，那天是婆婆的头七，我想做些汤圆等的供品，就起来开始准备了。而且，我们三个人吃的稀饭也准备好了，叫丈夫起来吃饭时，却没反应。3张榻榻米大的房间里，丈夫和我公公并排睡着，公公也没察觉到我丈夫已死了。因为苍蝇会飞到遗体那儿，为了可以早点儿火化，15日的死亡，我们就在申报表上写成14日死亡，因此，当天就火化了。那时，我公公也做了个箱子，把丈夫放进去火化。公公火化我婆婆时，点火的时候非常难过，这次他就让我点火。可是，对那天早上还活着的人点火，我怎么也有一种抵触。但也总得要火化，所以还是点了火。不过，火一烧起来，就无法继续在旁边了。可想要离开那地方，脚步却站立不稳走不动，只好爬着回去。因为到处火化尸体，地面还热的，所以手心、膝盖都烧伤了。

第二天、去把丈夫的遗骨拣回来。天空上又马上飞来敌机，但却没响警戒报警，我觉得有点儿奇怪。半饷时间我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。

●自杀用的氰化钾

兵工厂给全体女性都发了氰化钾。因为被美国兵侮辱就不体面了，所以如果遇上那种情况就让我们把药吞下去。丈夫死亡的时候，我觉得活着也没意义了，

想把那氰化钾吞下去。公公到政府机关交死亡报告时，我喝了口水，想把氰化钾含在口里。可是，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：公公回来时我死了他会怎么想呢？我想我不能死，我还有照顾公公的义务，于是我打消了吞氰化钾的念头。我把长头发剪掉，把它和丈夫一起火化，说：“对不起，不能陪你一起去。这时我的心情啊。”如果公公不在，我想我可能就会把氰化钾吞了下去。

回到殿贺村后，我仍把那氰化钾保存地好好的。可我的弟弟说放在身边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，他把药烧掉了。烧的时候，那是一股说不出的药味儿。

●公公之死

公公在兵工厂时被炸，背脊严重烧伤。所以他睡觉时总是爬着睡的。我丈夫死后，就打算和公公一起去殿贺村。可是，公公8月25日死亡了。那时，我才24岁。失去了婆婆、丈夫、公公，成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。我想自己死了也无所谓了。可是，我有责任把三个人的遗骨拿回家乡，要送到家人的手里，所以死不了。

●回殿贺村

9月6日终于把丈夫和公婆的遗骨拿回殿贺村了。在丈夫的亲戚家，为他们做了葬礼。那个时候，我的身体非常虚弱消瘦，父母亲和哥哥一直在照顾我。我能有今天，这也是大家的给的。有父母兄弟真是庆幸之事。吃饭时，看着大家吃了，自己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吃。像过去没有粮食那样的时代，即使不想吃，也会在意不吃的話就吃亏，所以就会硬吃下去。我想正因为如此才会健康起来。

回到殿贺村后，也曾好几次和父亲一起去广岛市内。那时，在广岛市内曾被外国人的俘虏追赶过。为了摆脱他四处躲避，疲惫不堪，又加上是枕崎台风过后，行走在没有道路的地方。我忘不了当时拼命逃跑，非常害怕的情形。

●再婚

1957年，我再婚了。对方有3个孩子，最小的当时才2岁。我从来没带过孩子，刚开始想把这门婚事推了。可是，每次和孩子们接触时，觉得他(她)们很可爱，自己也不可能生孩子了，我想照顾这个孩子们也一定很开心，所以我决定结婚了。

●健康状况

我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，所有的医生都看过了。拔牙齿时，流血不止，去家附近的牙科看，牙医要我带内科的医生来。

大概7年前(2001年)左右因患卵巢癌做了手术。又转移到肠里。做了切除50公分肠子的大手术。卵巢癌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，还转一到肠子里，却救了一命，真不可思议。

患卵巢癌吃东西时会感到苦。最近又感到有苦味儿，去看医生，被诊断为肠梗阻住院了。

●被炸

我并没有因原子弹爆炸而被烧伤。但是，苍蝇却在我的手脚、背脊等身体四处下卵，从皮肤里长出许多蛆虫。那时很疼，就像牛虻扎在身上似的。至今背脊上还有那些瘢痕，所以，我不想去像温泉那样的公众澡堂。

医院的医生看见我的背脊就会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回答是原子弹爆炸造成，有些医生就会说被炸时你露背了？可是，并不是那么回事啊。

和平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我想不可以再发生战争了。即使在家里发生什么争执也会感到很不融洽。所以，不能发生争执那样的事情。